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最近我們收到了不少關心我們雜誌的老朋友的來信，對1999年的選題提出了很好的建議，今天選擇其中兩封發表，對他們的熱忱我們表示真誠的感謝。辦雜誌的，其實不僅與文字打交道，更重要的是以刊會友。朋友之道不求觀點相同或立場一致，唯求精神相契。願在新的一年裏，有更多的朋友相聚在《二十一世紀》。當讀者們收到這期刊物的時候，正值農曆兔年伊始，我們編輯室同仁向各位讀者遙拜新年！

——編者

開擴中國知識界的國際視野

1999年刊物選題方面是否能加強對「他山之石」的注意，如東歐、俄國的轉型進程、後果、教訓的討論，同時南美、甚至非洲也應盡可能進入中國知識界的視野。二十一世紀是全球化的世紀，不同地區的不同進程對中國的反省是有益的。我在法國多年，感覺較深刻的一點是歐洲思想界視野寬闊，而這種寬闊也確能為「我」所用。另一方面，《二十一世紀》也應該組織關於極權主義的討論。蘇東崩潰之後，國際學術界在極權問題上的研究出現向50、60年代回歸的趨

勢，過去那種以「價值中立」為立場研究共產主義的思潮不擊自潰。在其他方面，我覺得《二十一世紀》已做得很好，我之所以喜歡它，是因其具有思想性與engagement（「捲入性」？）。我希望它能繼續在這方面發揚光大。

陳彥 法國

98.12

世紀之交的議題

我認為湯因比對二十一世紀中國之預測，以及中國人的百年之夢似乎有實現的可能，但是難題山積，不容盲目樂觀。必須看到中國的經濟和政治上的影響力雖在加強，制度改革卻舉步維艱，而文化現狀尤其很令人擔憂。一個國家只有在精神價值方面對本國知識精英以及其他國家或地區都具有充分的感召力的情形下，才能發揮真正的國際影響，才能創造出輝煌的未來。《二十一世紀》以「為了中國的文化建設」為宗旨，在這方面似乎可以多做一些文章。有關現代教育的不同模式和高等教育體制的改革、文藝復興以來西方的學術發展以及話語霸權的建立、不同於現代科學傳統的新科學的涵義、中國新文化建設的動向分析，都應該是《二十

一世紀》關注的對象。另外，「百年中國」的欄目能否從現在開始更側重於「新世紀」或「兩個世紀的對話」？例如：從過去的社會主義實踐到今後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第三條道路，從民族國家的建立到地球／地域的非民族國家的架構，從中間層共同體的解體到重建，還有男女家庭關係問題、民族主義問題、非政府組織的地位和作用、能源和環境問題、香港的自由放任體制的發展趨勢、台灣的民主化、中日外交、中美外交、印度商人和印度文化、亞太地區的安全保障、計算機文化對中國社會的影響等等，都可以把歷史與未來結合起來一一加以討論。

季衛東 日本

98.12

建議準確表述

《二十一世紀》1998年6月號上有一篇董炳月的大作〈語言的殖民地〉（以下略作〈語言〉），是就毛丹青的〈旅日學者的雙語困惑〉一文談旅日中國學者的「語言處境」的。筆者以為，〈語言〉中有一些表述並不那麼準確。

毛丹青在談及〈中國也要自省〉一文時，指該文作者「並無惡意，只希望中國能夠自強」，但董文卻認為毛丹青「未免流於簡單與善良」，甚至只是因為該文（先）用日文發表在有影響的《朝日新聞》上，便認為作者的「寫作動機就一目了然」。我想請問：所謂「一目了然」的寫作動機究竟是甚麼

呢？實在弄不懂為何火藥味這麼重。〈語言〉的作者看問題是否也能夠略為「簡單與善良」點呢？

「歷史研究的目的並不是尋找個別性而是尋找普遍性」的說法很有點權威口吻，請問根據甚麼下這樣的斷言呢？是一條公理麼？歷史研究的目的究竟是甚麼？隨便舉兩個例子，比方說李自成最後究竟死在何處？以及徐福究竟是否到了日本？這樣的課題（尋找的目標）就看不出有任何普遍性。如果「歷史研究的目的」只是「尋找普遍性」的話，那麼全世界大部分的歷史學家便要失業了。

「把個人完全等同於國家或者把個人從國家中完全分離出來，同樣是歷史唯心主義」的句式，前提很明顯是「歷史唯心主義」一定不可取。這個世界上「主義」多得很，為甚麼「歷史唯心主義」就一定不可取呢？這樣一個先決條件是從何處來的呢？恐怕這就是作者自己說的來自（讀中小學時接受的）「歷史常識」了。作者是否

還持有另外一些比方原始、奴隸、封建、資本、共產這樣歷史發展五階段的「唯物主義史觀」？而且是否還認為這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呢？

王妙發 大阪
98.11.10

「高貴者」要向「愚昧者」學習民主

讀了貴刊12月號發表的〈從政府主導的村民自治邁向民主選舉〉，頗有啟發。村民自治雖然在大陸已經實驗多年，但因為大陸的主流傳媒奉旨故意低調處理，故一般民眾幾乎不知道這一情況，即使是知識份子，也多不甚了了。但這鮮為人知的實驗，有可能成為影響下一個世紀中國政治的重大變化的起源。在歷史上，凡是事後被公認為具有轉折意義的重大事件，在其一開始往往不受人們注意，而且統治者也通常以一種不得已的默許態度視之，如70年代末的農村土地承包制度，也是這樣。近代中國以來，最重要的變化大多數是在官方統治最薄弱、距離權力中心最遠的邊緣地區突破

的。農村包圍城市，不是農民比都市人懂得民主，而實在是朝廷不在乎鄉村野民，將視為洪水猛獸的西方人的民主賜予了他們啊！當初孫中山、梁啟超等人一再說中國民智未開，所以要訓政或開明專制，幾年前的新權威主義者們也作類似高論。但中國的歷史總歸不是按照知識份子理性的設計或邏輯的推論演進，歷史是一個很複雜的東西，所有變化的起源和結局是不可測的。我們只有順應時勢，而不是讓時勢順應我們。

另外，城市的知識份子老是抱怨官方沒有給自己民主，雖然公共民主一時難求，但是否可以在自己的有限空間，比如民間的社團先實驗一把小群體的民主？但我這幾年參加了好幾次大大小小的學會選舉，幾乎都是與我們的人大、政協一個模式，即所謂非競爭性的假選舉。這可不是官方規定你的，而是知識份子的自動選擇啊。看來，我們「高貴的」知識精英還是要好好學一學「愚昧的」農民兄弟。

王一剛 上海
99.1.6

圖片來源

封面、封二 電腦製圖：林立偉；文字：金觀濤。

頁17、27、33、49、79、81-83、96、封底 資料室圖片。

頁22、23 劉小軍作品。

頁59 漢斯—彼得·馬丁·哈拉特·舒曼著，張世鵬等譯，馮文光校：《全球化陷阱》（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封面。

頁66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封面。

頁69 金雁、卞悟：《農村公社、改革與革命》（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封面。

頁72 蘇力：《法治及其本土資源》（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封面。

頁75 徐友漁、周國平、陳嘉映、尚杰：《語言與哲學——當代英美與德法傳統比較研究》（北京：三聯書店，1996），封面。

頁77 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頁84、封三 閻嘯平提供。

頁91 *Science* 282, 1014 (6 November 1998).

頁92左 *Nature* 394, 370 (23 July 1998).

頁92右 *Science* 281, 1267 (28 August 1998).

頁93 *Science* 280, 1544 & 1558 (5 June 1998).

頁94 劉溢：《游示》（*The Parade*, 1994）。

頁151 李小建提供。